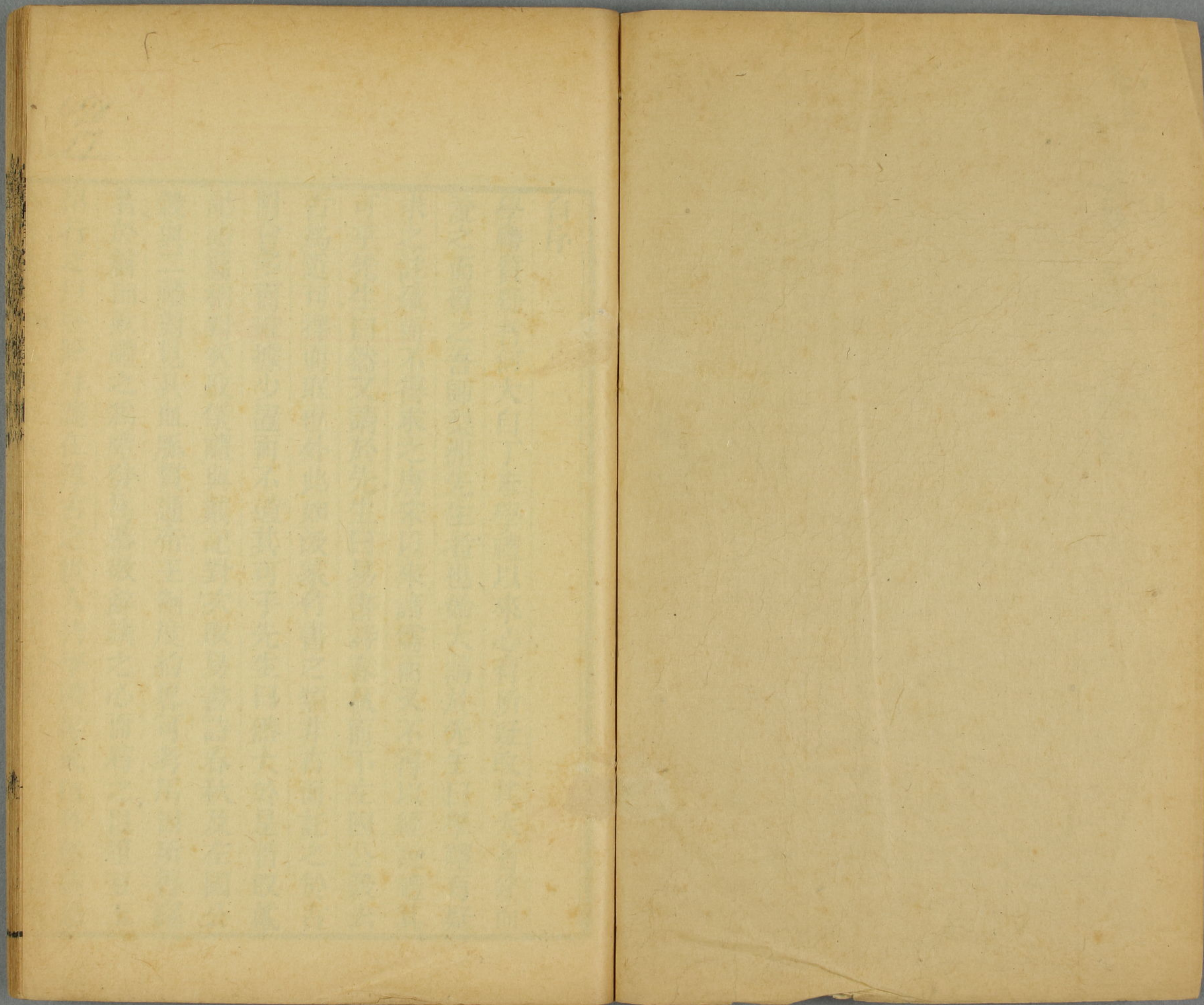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

仁12
478
17







自序

學禮質疑者何大自丁未學禮以來心有所疑取其大者條而說之而質之吾師梨洲先生者也始大請於先生曰學禮有疑求之註疏而不得求之唐宋以來諸儒而又不得以經說禮其可乎先生曰然又請於先生曰易書詩春秋而下左國公穀去古為近可擇而取也外此如汲冢竹書之類非古而託之於古附會多而確據少置而不道其可乎先生曰然大於是首取戴記諸篇相對次取儀禮與戴記對次取易書詩春秋及左國公穀與二禮對見其血脈貫通帝王制度約畧可考用因所得竊著於篇因歎禮之為禮發為恭敬辭讓之心而將之以俎豆玉帛行之以登降拜跪在淳古之世人皆學禮毋或自外然猶恐

仁
478
17

樂東

所錢文
有鞠那

其徒習乎末而不得其原故又戒之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於乎先王之禮教如此三代而降聖人不作禮制廢闕義固不明數亦難考賴儀禮禮記稍存一二大概而諸經諸傳有可以旁通而互見者先儒立說不能通貫往往拘文牽義襍以識緯又其陋者於周說窮卽推爲殷夏就其所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得乎此而不可通乎彼嗟乎禮數之未知何足以明禮義大不自揣私謂禮教弘深學者務使禮經與諸經傳逐節關通如大海之潮百川支港周流灌注從是而求之庶有以得乎恭敬辭讓之原而因以見先王制禮之義焉

萬斯大書

學禮質疑目錄

卷之一

古麻分至不繫時

古麻無二十四氣

秦時夏正由不韋始

商正改月改時

商周改正

周詩周正一

周詩周正二

郊唯日至一禮祈穀不名郊

祈穀禮不同郊

郊社樂章

太社祭地在北郊王社祈報在國中

北郊主月

禘祫一事上

禘祫一事下

禘歲舉以午月

魯禘不追所自出

卷之二

東周祖文宗武

兄弟同昭穆

宗法一

宗法二

宗法三

公子宗道三圖 并說

大宗百世不遷之圖 并說

小宗五世則遷之圖 并說

宗法四

宗法五 大夫士祭高曾祖禰

宗法六 氏族

宗法七 爲人後

宗法八 族譜

適孫承重一

適孫承重二

皇清經解卷四十八
承重妻從服

庶子爲其母黨服

鄉飲酒禮席次

皇清經解卷四十八

學海堂

學禮質疑

鄞萬處士斯大著

古麻分至不繫時

造麻者必求端於分至分至者四時之中麻之所由以爲準也
愚以爲周秦以前至不繫冬夏分不繫春秋稽之經傳易曰至
日閉關郊特牲曰周之始郊日以至左傳曰土功日至而畢孟
子曰千歲之日至此皆泛言短至而不繫之以冬也左傳僖五
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
此實指周正短至而不繫之以時也月令仲夏之月云日長至
仲冬之月云日短至此從夏正言二至而不繫以冬夏也雜記
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以

周正言二至而亦不繫以時也蓋就日之長短極至而言則曰長至曰短至就日行南陸北陸之極至而言則短至曰南至其日日至者則二義兼之郊特牲又云郊祭迎長日之至後世因以短至爲長至蓋一取極至之至一取來至之至意不同而義不相妨也獨周官大司樂有冬至夏至夏至之稱夫周正建子改月改時當短至時立春已半月當長至時立秋已半月卽欲繫以時亦當以春秋而不當以冬夏也世傳周官創自周公周公聖人也豈其戾本朝正朔加以非時之名至於二分在夏正則當春秋在周正則當冬夏謂之分者以日夜至此而均長短自此而分也又以其當卯酉月日行至此而適中故亦曰日中左傳曰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周正也月令仲春之月云日夜分仲秋之月云日夜分夏正也觀此則無論夏正周正皆無繫之以時者然則繫時始自何時曰自漢始也有夏之後建丑建子建亥皆不得其平漢武時造太初厯改用夏正而分至啟閉立春立夏爲啟立秋立冬爲閉始均二十四節氣之名始立至繫冬夏分繫春秋亦自此始也蓋夏時分至與啟閉前後相距皆四十五日周正啟閉之後卽遇至分至分之距啟閉前止十五日後乃七十五日其多寡相懸雖云司厯之推測有常星辰之宿離不貸揆之於敬授人時之義終不若夏時之正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荅爲邦首及行夏之時也後儒不察乃云周雖建子未嘗改月改時則是周已行夏時而孔子之言爲虛贅也其亦不達于理矣

古厯無二十四氣

或問曰子謂漢造太初厯二十四節氣之名始立豈前此之厯每月不分中節乎曰然曰何以知之曰二十四氣在夏正則安于周正則戾蓋周正建子改月改時其啟閉前移實當大雪驚蟄芒種白露之節無以處夫此四節者是以知之也曰啟閉可移而前四節不可移而後乎曰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三統厯以穀雨爲三月節清明三月中彼推移先後止半月之間其亦可也周正則啟閉前移隨值分至分至不可移使置此四節于一月之後不惟與時不合且使自餘諸氣中節混淆莫得其序矣又奚其可曰子云在夏正爲安則夏時宜有之曰夏時記載不可得攷矣近古遵夏令以成書者莫如月令

使夏時已分中節月令當必詳之矣又夏小正載夏令亦近古之書使果有中節當亦著之矣曰然則古帝王所謂敬授人時者將何所據乎曰陰陽消長而有寒暑天地變化而成歲功其間日月星辰之運行飛潛動植之生滅遲速有經先後不紊聖人仰觀俯察卽爲之明示其候

如寅月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陟負冰獺祭魚候雁北草木萌

動之類是也

以著令于民使之奉行而不失如是而已耳蓋其候之

所至卽其氣之所至不必多爲之目也卽如左傳所載于祀事則曰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于土功則曰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于農事則曰啟蟄而耕于馬政則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于冰事則曰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火出而畢賦此候之明著者也

又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雨畢而除道天根見而水涸水涸而成梁本見而草木節解草木節解而備藏駟見而隕霜隕霜而冬裘具火見而清風戒寒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又云營室之中土功其始魯語曰土發而社收墻而烝禮記制篇曰獾祭魚然後虞人人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此皆候之明著者也

秦時夏正由不韋始

周正建子改月改時蔡九峯書傳于伊訓元祀十有二月謂殷周俱改正朔而不改月數詳引秦之建亥而月數不改以為證胡文定春秋亦曰秦以亥為正而書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按史記及通鑑秦政二十六年并天下從水德以十月為年

始是謂建亥漢初因之至武帝即位后三十七年當太初元年始改用夏正是秦之改年始而不改時月固也儒者因秦之不改時月遂謂周時亦然則左傳之春正月而日南至僖公五年六月日食而云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昭公十七年其言豈

誣乎世儒疑左偽不可信予就其文以察之縱非正明蓋亦春秋後戰國前人也以周人言周時豈有錯誤而欲以生居千百年後之人與之較爭得失乎然周既改時月而秦實不改史于秦政改年始之前未聞有復夏時事于是周秦終始之際不能使人之不疑予讀月令而始得其說按史記秦政元年呂不韋為相凡十年而免十年之間政年尚幼國事皆不韋專之其集諸儒為春秋實在此時當時已懸之國門莫能易其一字其十

二篇首月令皆從夏時蓋不韋亦知周時之未善而有得於孔子夏時之語也不韋既成春秋見周已滅亡遂因以改正時月時不韋以仲父之尊太后之寵相國之重唯我主之其誰敢違之特以其時六國尚存未成一統止行於國中而未及乎天下至政并天下遂因之改十月爲年始而時月一如夏時之舊焉又攷史記政五年冬雷九年四月寒凍有死者若爾時猶是周正則冬乃酉戌亥月有雷不足異四月乃卯月寒甚亦無足怪何以特書之足以知此時之改從夏正也改時大事而史不言者不韋之意實欲于平一天下之後藉仲父之尊太后之寵相國之重逞其才智取其著于春秋者一舉而見之施行而無如子之不知爲父殘刻鮮終史臣以其事由不韋且尙屬偏方時事曷敢公之載籍致此事湮沒不傳而萬世之疑遂由茲以起嘻而今而後學者聞于此言可以無疑于秦矣亦可以無疑于周矣

商正改月改時

或問秦政改年之說雖明而商正之疑未釋則周之改月改時猶可疑也商果何如予曰商之改月改時固先乎周也曰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太甲之三祀十有二月非正朔乎曰二書所言十二月皆子月也商之正月則丑月也先儒謂商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其說非乎曰爲此說者未析乎正朔之義者也夫改正與改朔有辨改正與改年始又有辨曷言乎改正與改朔有辨也正爲一歲之始故歲首必以正月夏正月建寅商正月建

丑周正月建子是謂改正朔爲一月之始故十二月首皆有朔
夏朔以平旦商朔以鷄鳴周朔以夜半是謂改朔曷言乎改正
與改年始又有辨也夏之建寅商之建丑周之建子皆曰春正
月是謂改正秦之建亥則曰冬十月是謂改年始曰秦之首冬
十月先儒以例商之十二月何以非改正乎曰聞有寅丑子三
正不聞有四正也聞寅曰人正丑曰地正子曰天正不聞亥爲
何正也彼秦以呂政李斯之君臣私智自用謂三代何足法故
廢井田壞封建燔書滅儒凡其所爲無不與聖賢相反其首以
亥月雖云尙水德實欲傑異于三代而不自知其無所取也且
首以十月而不首以正月故謂之改年始則可謂之改正則不
可先儒不察乃援以例商之建丑而反疑于周吾故曰未析乎

正朔之義者也曰如子言商之正月建丑也決矣果何所據乎
一徵之于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象曰治厯明時惟革命故治
厯於革而言治厯明時則革寅而建丑革丑而建子可知矣一
徵之於書咸有一德曰爰革夏正夫夏正寅也而商革之則商
之正月建丑可知矣一徵之于左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大辰
申須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火心星也
心必辰月始昏見商見于四月則正月建丑益可知矣漢陳寵
曰至日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于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
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達雉雊鷄乳地以爲正商以爲春夫言
以爲春則以爲正月矣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可見林之奇曰夏正建寅湯
革之而建丑是革正爲革夏正也革正之事古未常有始于湯

而武因之遂以建子爲正斯二言者則明乎改正之義考古而得其傳者乎曰若然則伊訓所言十二月爲子月矣彼祠先見祖正朔事也何以在是月乎曰孔傳言之矣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也崩年改元可乎據春秋之義則踰年卽位改元周制也商人尙質其禮簡易故表記云商人未瀆禮改元卽位豈必與周同奈何以周禮疑商制也三祀之奉王歸亳宜在正朔而亦在十二月則何以說曰時太甲喪甫畢已能處仁遷義克終允德不必令久居桐而明年四祀之正月朔新君有朝正及見羣臣諸大事上云營于桐宮又曰王徂桐宮而此云奉歸于亳則桐在亳都之外使必正朔之日始迎則是日必不能及朝正且見羣臣矣故先于歲終月朔奉之以歸于理于勢固宜爾也藉曰必正朔可迎則使太甲終喪在數月前允德在數月前伊尹忍令其君姑久處桐宮必俟數月後正朔至而後迎也哉有以知其必不然矣

商周改正

予謂商改月改時客尙疑於崩年卽位改元與以建丑子爲春正月者應之曰觀伊訓元祀止書十二月而不書冬則知此湯崩之歲終卽爲太甲之年始何則使太甲踰年卽位改元則歲首無不書時之理亦必無故君末年之殘冬可以貫新君元年歲首之理唯崩年卽位改元故十二月無嫌于不書冬冬領于十月也惟然故三祀亦止書十二月而不書冬且子疑丑子不可爲春正月則必如文定九峰之說然後可吾就其言而爲子

陳之使商改正朔而不改時月則商史當日必若秦例書某年冬十二月朔是而書春書夏書秋秋後復書冬十月十一月而後止使周改正朔而不改時月則周史當日必若商例書某年冬十一月十二月朔是而書春書夏書秋秋後更書冬十月而後止一歲之中首末皆冬言之于口實爲不順筆之于書病其重複是商周之改正反不若秦之始于冬十月春夏之後直止于秋而冬不再見也子不安于建丑子之爲春正月反安于一歲首末之再見冬乎果爾則商周亦僅謂之改年始不得謂之改正矣客恍然曰吾乃今而知冬之不可先春也予曰冬不可以先春猶踵之不可以加頂蓋天地間一氣屈信而分陰陽陽生于子著于丑成于寅故皆可以爲春正月秦政欲異于三代

初爲建亥而亥爲純陰彼亦知其不可爲春正月也故從夏時而首冬十月遂使歲年失序何異人之身踵加于頂不成形質也哉漢武知其失而更之故三代而下改正朔者當歸漢武

周詩周正一

詩豳風七月小雅十月四月周頌臣工四詩所言時月朱子指爲夏時因有援此以說春秋謂春王正月爲建寅之月者詳玩詩文惟七月主夏時餘俱周時也序云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夫后稷先公皆夏時諸侯周公述后稷先公以告時君故就夏時立說如言七月八月之類是也其于十一月十二月則避不成辭故就陽生而言日如言一之日二之日之類是也十月序云大夫刺幽

王也首章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朱子云十月以夏時言蘇氏謂十月純陰故稱陽月日有食之陰壯之甚也古尤忌之予謂不然昏義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是凡日食皆爲變也故春秋必書莊二十五年夏六月日食左傳稱唯正月之朔正月已月也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其餘則否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太史曰正月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詞由是觀之日食皆爲災而在正陽巳月爲尤甚未聞以純陰亥月並言也班固五行志釋正月爲正陽純乾之月杜預亦云正月正陽之月也夏四月周六月蘇氏誤分正陽二

字以正爲巳月陽爲亥月而附會此詩以爲夏正之十月不唯不合班杜且違左傳特異正月不異餘月之義故知十月之交卽周建酉之十月不必指爲夏正之十月也當是時幽王失道亂亡已徵西周震矣三川竭矣岐山崩矣艷妻煽處災變頻仍而主昏日甚忠臣義士痛結于中無可控告適因日食之變遂舉爲諷刺之端以抒其憤懣不平之氣遑計其月之爲陽與非陽災之尤甚與非尤甚也哉愚以爲卽無此日食西周亦必亡其詩必別有所託以爲端也奈何泥十月之爲亥月耶四月序曰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據此則其詩所言時令乃周時非夏時也何以見之就夏時以言則順序而無愆不足以寓其隱刺惟于周時則見其乖錯反常爲災實

甚故所謂四月卯月也六月巳月也卯月爲首夏至于巳月宜漸暑矣而反若暑之既往陽舒不勝陰慘外紀載幽王九年有六月隕霜之異詩有正月繁霜之變殆其時乎所謂秋午未申月也時陰始微萌陽猶盛達炎暑未退涼風尙遲乃反淒淒然至百卉之具腓吾知其戾矣所謂冬酉戌亥月也時宜漸寒而日反烈烈非愆陽乎臣工序曰諸侯助祭遣于廟也朱子云戒農官之作吾讀其詩上云維莫之春下云如何新畬則莫春非寅月而何若以爲夏之三月則歷稽經傳告戒農功未有如此之晚者說者泥于來牟將受二言以爲此建辰之月不知以爲將受猶是方來而未熟之詞言之于辰月可言之于寅月亦無不可也學者知四詩皆周正而後可與言詩而後可與言春秋

周詩周正二

朱子釋論孟言時月者皆從周正獨詩註皆言夏時蓋其晚年有周正不改時月之說謂論孟註爲未定之言嘗以語門人晏淵故蔡氏書註亦受意于朱子而于商書之元祀十有二月周書之十有三年春皆以夏正言之自是而後主夏時以言春秋者若程時叔之本義黃東發之日抄皆本詩書之註晏氏之傳力言周無改月改時之事噫武有天下改正建子則周人之詩斷無不從周正者如六月小明朱子就夏時言子謂朱子于六月援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以見此六月興師爲急于獵狁夫司馬法所言夏卽令指夏時之夏然謂此六月爲周之六月亦夏時之四月也庸非夏乎夏正周正均皆夏也則興師皆爲急務

始有正論然吾考禮之詳郊者無如郊特牲詳繹其文止言日至之報天不及夏正之祈穀又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不言爲郊詩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不言祈穀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不用以郊因知周時祈穀本不名郊其以祈穀爲郊者由魯郊而混之也何以見之王者一歲祭天凡四而五時迎氣不與焉日至郊一也夏正祈穀二也夏大雩三也秋大饗四也四者之中唯郊大報天禮爲尤盛魯僭行郊禮鄭玄謂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王肅謂魯日至郊天寅月又郊以祈穀馬昭云魯郊或用子或用寅杜預則云魯郊唯建寅之月趙伯循葉石林林少穎亦皆云魯郊不同天子唯行祈穀之郊諸說不同其以祈穀爲郊者皆緣孟獻子啟

蟄而郊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之言也夫啟蟄寅月非日至之時祈農卽祈穀不得名郊吾取春秋而考之則魯直僭行日至之郊獻子此言蓋魯君臣初僭郊時託于祈穀以輕其事後人不察郊與祈穀之分過信其詞遂以魯爲祈穀見春秋書郊不書祈穀遂以祈穀爲郊也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夫正月日至之月也觀成七年正月書饔餼食郊牛角乃免牛其書不郊猶三望在夏五月定十五年正月書饔餼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其書郊在夏五月則夫正月牛死而卽書乃不郊猶三望卽主于正月郊可知矣正月而郊日至之郊也大報天也非祈穀也成十七年九月用郊公羊曰九月非所用郊也郊用正月上辛明堂位魯君孟春祀帝于郊配

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非日至之郊而何穀梁見春秋無二月三月書郊以爲不失時而不書也遂爲說曰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四月五月郊不時也夫豈知春秋書郊于四月五月者意主于誌牛傷牛死及卜不從之變而非止以其後時乎二月三月之或郊或否不可得而知正月之郊則見于經矣魯之郊有失于後時必無失于先時者安有所穀而書于正月者哉且春秋所書必以其實郊也祈穀也兩事也魯行祈穀春秋必不書郊春秋書郊則魯郊必非祈穀明乎此益信獻子所言果從來假託之詞而不得執此以疑于周之目祈穀爲郊也周郊惟口至一禮而已矣

祈穀禮不同郊

郊社樂章

周祈穀不名郊而魯郊托言祈穀春秋據實而書郊此予之論也難者謂魯郊果託言祈穀似魯得行祈穀矣然郊也祈穀也皆天子禮也郊不可僭而祈穀可僭乎曰非然也郊與祈穀皆天子禮而輕重大小之辨存焉月令曰大雩帝用盛樂天子之禮也左氏傳曰龍見而雩諸侯所同也春秋書大雩二十有一是魯僭天子也然而孔子嘆周公其衰止言魯之郊禘非禮而不及大雩則郊之重且大可知矣祈穀之禮等于大雩則視郊爲輕且小矣魯行其重且大之實而託居輕且小之名將以逃責而不知其不可沒也使魯不郊而止行祈穀亦且與大雩同譏而况其爲郊也哉蓋郊也祈穀也大雩也魯無一可行而郊其甚也曰昊天有成命朱子云祀成王之詩考之周語固曰是

道成王之德也則朱子爲有徵矣序以爲郊祀天地而子引之是果可信乎曰一事而有異同之說者當原其始以爲從昊天詩之爲郊祀天地詩序之言也周語道成王之德叔向之言也詩序之作雖或云子夏或云毛公然其爲詩之意則自有此詩而卽傳之矣彼贈遺美刺之什無關於典禮者猶指之一無所失矧郊祀之樂有周三十世八百年歲行之盛舉而反致傳之失真無是理也然則天地合祭乎曰不然攷之禮經凡言郊者爲祭天凡言社者爲祭地蓋先王之制子月祀天于南郊午月祭地于大社皆歌此詩以爲樂章故詩序遂連言之正不得以辭而害意也若疑于詩言不及地則地道無成而代終天固得該乎地又况古人詩歌往往有非其類者如關雎鵲巢后妃夫人

之德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不失職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而射禮歌之由是以觀則卽歌祀天之詩以祭地又奚不可哉宋元祐間蘇軾本此詩以言合祭劉安世力詆其非然其時人君不親祭地故議于南郊合祀因得兼致其父天母地之誠蓋通變制宜蘇氏之言未可盡非第以爲經義固然則不可耳孔穎達詩疏謂夏正南郊祭感生帝北郊祭神州地而不經之說奚足取哉

太社祭地在北郊王社所報在國中

周時子月祀天于圓丘圜丘在南郊卽郊也亦曰太壇午月祭地于方邱方邱在北郊卽社也亦曰太折然圜邱卽郊王肅言之方邱卽社則未有知之者鄭元謂地神有二夏日至祭崑崙

之神于方澤曰禘夏正祭神州地祇于北郊曰郊曲禮孔疏或云申月祭之與郊而社爲五土之神稷爲原隰之神其祭也配以勾龍后稷其說固支離不經王肅雖并北郊方澤而爲一然以社稷之祭爲勾龍后稷皆人鬼非地祇則猶是歧社與方丘而二之也以愚觀之郊特牲詳言社事一則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再則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且于郊日報本反始于社亦日報本反始則社非祭地而何又中庸言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曾子問言嘗禘郊社尊無二上而禮運亦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則社非祭地而何雖然社有二祭法曰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卽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者所謂方丘者唯此所謂太折者亦唯此夏日至地祇之

祭卽于此行焉此北郊之社與郊對舉者也又曰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載芟詩序所謂春籍田而祈社稷良耜詩序所謂秋報社稷者卽于此行焉祭土穀之神而以勾龍后稷配此庫門內右之社不與郊並稱者也蓋大社以祭率土之地而王社以祭畿內之土穀鈞名爲社而大小不同猶之郊與祈穀大雩皆祭天子郊而唯郊最大直稱郊也黃楚望謂社非地祇之祭乃曰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辱可責乎按祭義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知有天下者必更立社以事地唯勝國之社奄其上而柴其下公羊云以爲廟屏戒是也如以爲辱地則凡王者易姓受命營建都邑更置郊壇者將謂廢舊郊爲辱天

乎天子固有大社有王社諸侯亦有國社有侯社左氏云開于兩社是也大夫以下有置社亦卽里社左氏云書社于社及清土之社是也非天子不得祭天而下至庶人得祭社者尊父親母之義也水旱頻仍飢饉洊臻始有變置然變置之事不見于記載惟左傳謂夏以上祀柱爲稷商以來易柱以棄孫奭謂湯以七年之旱故以棄易柱因引爲變置之證愚則謂商之易柱千古僅見而棄爲周祖周人祀之爲稷又誰敢易之故知易柱之事必非孟子之所據若如趙岐說毀社稷而更置之則歷稽經傳書大水大旱者不知凡幾議興師者有之議徙市者有之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者有之不聞有毀社稷之壇壝而更之者也推尋其義或者水旱之方就此一方之社稷變而常祭而爲奠以示減殺如郊特牲所謂年不順成八蜡不通穀梁所謂大禘之歲鬼神有禱無祀之意然則卽變置亦非責社稷况變置固不及天子之大社乎張子厚曰郊者祀天之位社者祭地之位郊外無天神之祀社外無地祇之祭此不易之論也

北郊主月

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緯書之言也今予謂太社在北郊因有疑予信緯而不本于經者復著之曰觀禮天子見諸侯畢禮日于南門外禮月于北門外夫南門外南郊也北門外北郊也下文卽云祭天燔柴祭地瘞不言所祭之處因知上禮日卽禮天神禮月卽禮地祇而禮之之處卽祭之之處故不更言也因觀而

祭雖非報本反始之正禮然禮有所謂類祭者其此之謂乎觀此祭地于北郊卽知常時祭地之社在北郊也唯社在北郊故觀禮之祭地卽行于北郊以從其類曰禮曰禮月與祭天祭地無與也子而一之豈有說乎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故曰禮曰卽禮天神禮月卽禮地示也曰古固有春朝朝日秋夕夕月之禮矣此禮曰禮月安知非卽是禮而必謂爲天地之祭邪祭義曰祭日于壇祭月于坎又曰祭日于東祭月于西玉藻曰天子左端朝日于東門之外此春秋朝夕之禮也于東西不于南北其所以必于東西者則祭義所謂日出于東月生于西者乃其義也觀禮此文之上亦云拜日于東門之外此則因觀而

拜日卽春朝之禮非禮天神故于東門外不于南門外卽是以推旣拜日于東門外復禮日于南門外則禮日爲禮天神無疑也特以日爲主故言日不言天耳禮月不于西門外而于北門外豈得爲秋夕禮乎亦可見其爲禮地示而以月爲主故言月不言地耳曰祭天主日經固有之祭地主月吾未之聞也且祭義言郊主以日配以月則月亦天神也豈得爲地之主乎易云地道也妻道也昏義曰日食天子修職而蕩陽事月食后修職而蕩陰事由是以推天陽而地陰日陽而月陰祭天主日以陽從陽也則祭地主月以陰從陰奚不可哉祭天配以月者陰得上從乎陽也祭地專主月者陽不下配乎陰也如謂觀禮別有祭天地之文而禮日月非祭天地則何以不于東西且日旣拜

于東何以更禮于南如謂禮日有二文可指南郊爲祭天主日
禮月止一見不當爲祭地主月必從來祭月固于北郊而祭義
之文可以不信且王宮夜明不必別有所也祭法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
苟其不然此北郊之禮月斷可推祭天之主日而知爲祭地既
北郊爲祭地則祭地之大社不可推此而知其在北郊乎是故
祭天南郊以就陽位祭地北郊以就陰位陽主日陰主月禮取
相配而義足相成推類而識其真亦聖人之所許也春秋傳日
食天子伐鼓于社蓋月奄日則日食社爲陰而主月故伐鼓以
責之也否則天子之陰祀不止于社何爲而獨責之乎此可謂
祭地主月之證矣然則既言禮日月何以更言祭天地曰觀禮
禮月之文並及四瀆下并言禮山川邱陵于西門外卽繼之曰

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沉祭地瘞蓋燔瘞升沉因高卑以
見義山川足以見升沉故復言祭山川日月不足以顯燔瘞故
明言祭天地使禮日月與祭天地爲二禮將禮山川邱陵與祭
山川邱陵亦爲二禮矣一觀也山川邱陵無二禮則日月亦無
二禮而南郊爲祭天北郊爲祭地祭天主日祭地主月不益昭
昭哉

禘祫一事上

禮大傳及喪服小記皆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以其祖配之此百代不易之典禮祫祭于經不數見獨春秋文
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禮緯云三
年一祫五年一禘鄭玄因之謂祫大禘小而王肅張融孔晁輩

皆謂禘小禘大確分禘禘爲兩祭以愚考之禘禘一事也夫禘之爲文從示從合是凡合祭皆爲禘也禘之爲文從示從帝蓋帝祭之稱其制始于帝舜而夏商周因之不改其義則取諸審諦昭穆故上而追其祖之所自出下而及于毀廟未毀廟之主天子四時之祭嘗也烝也羣廟雖禘其有大于此者乎故春秋于諸祭或書有事而于禘獨書爲大事公羊氏亦以禘之禘爲特大而著之曰大禘蓋別發一例以補諸經之所未及也先儒泥于春秋書大事而不書禘公羊氏言大禘而不言禘遂謂別有禘祭故雖知禘之大禘諸祖而無能指之爲一者獨杜預以左傳無禘祭之文因以禘釋大事孔穎達卽而通之曰禘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羣祖謂之禘斯誠不易之解矣

趙伯循言禘泥于以祖配之之文謂以始祖配而不及羣祖夫始祖而下皆曰祖以祖配之獨不包有諸祖乎且公羊傳固云毀廟之主陳于大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則禘之爲大禘昭昭矣爾雅云禘大祭也若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非大合昭穆寂寥短簡尙得謂之大祭乎善乎黃楚望之言曰始祖率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於所自出所以使子孫皆得見其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之功德爲尤盛也斯言深得制禘之旨矣曰公羊言大禘而不及所自出果得爲禘乎曰公羊所言魯禘也異于天子故不及所自出也

魯禘別有辨

春秋書禘屢矣文之

二年何以獨書大事乎曰躋僖逆祀故異其文也曾子問所云禘祭及王制三時之禘果何說乎曰王制謂天子四時之祭禘

嘗烝皆禘而非他有禘祭也鄭玄以公羊所言爲大禘以王制每歲三禘爲小禘且云天子先禘後時祭皆牽合無足信曾子問所言要卽三時祭之禘耳若夫鄭玄以禘爲三年喪畢之祭杜預以禘爲三年喪畢之祭又鄭玄以大司樂圜丘方澤宗廟爲天神地示人鬼三大禘而以祭法之禘爲冬至圜丘之祭以大傳小記所言禘爲夏正南郊之祭皆不經之說吾無取焉

禘禘一事下

或問禘禘兩祭也子合而一之果有證乎曰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傳曰禘而致哀姜是因禘而致夫人非因致夫人而行禘就春秋文繹之曰致夫人則知有莊公矣蓋婦人從夫生共牢死配食故祭統曰鋪筵設同几必無莊公

不在而獨致夫人莊公旣在矣因知并有羣公祭統曰祭有昭穆有事于太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必無羣公不在而獨有莊公由是觀之使魯禘從來不合羣廟而獨祀周公僖公斷不敢創爲合祭而因以致夫人也故謂魯不當禘可也謂禘不當致夫人可也謂魯禘非禘祭不可也魯禘然而周不可知乎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繼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禘及其高祖上言天子之禘下言諸侯大夫士之禘則于禘雖不言爲禘而禘義卽見于諸侯大夫士之中不然禮固遞言天子諸侯大夫士盛祭之所及豈諸侯大夫士之盛祭得禘而天子之盛祭反不得禘耶故曰禘禘一事也烝嘗亦禘而禘獨稱爲大禘固以其

上追所自出而下及毀廟羣廟其祫爲特大亦以較諸侯大夫士之祫止及其太祖高祖者爲特大也自韋玄成議毀廟誤解公羊謂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又光武詔問禘祫張純據緯書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自是註疏諸家襲譌踵謬未有能折衷于經而得禘義之正者趙伯循本禮文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僅以始祖配不合羣廟朱子深然之楊信齋廣其說謂禘爲大祭不與祫混且以曾子問所云祫祭于祖王制所云祫嘗祫烝爲時祫公羊所云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爲大祫旣析禘祫而二之復分祫祭而兩之馬貴與更推之曰祫有二禘亦有二大傳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禘也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

時禘也旣分祫而兩之又析禘而二之凡皆求勝于註疏諸家而不知其支離益甚胡致堂獨曰祫禘者合祭之名天子有所自出之帝爲東鄉之尊餘廟以昭穆合食于前是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合羣廟之主而食于太廟是之謂祫其說似矣乃又謂天子無祫而有禘諸侯無禘而當祫則是以天子別有禘祭而禘非時祭諸侯別有祫祭而非烝嘗之祫也不依然禘祫爲兩事哉大抵先後諸儒言禘皆未能綜羣經而會其通故往往意義分歧此從則彼違彼得則此失迄無一定之論子爲約其旨曰祭統王制並云天子四時之祭春日禘夏日禘秋曰嘗冬曰烝是禘時祭也大傳小記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卽時祭之禘也王制云天子祫禘祫嘗祫烝

仲尼燕居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是禘合祭也曾子問云禘祭于祖通指禘嘗烝三禘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專指夏禘之禘也烝嘗之禘通乎諸侯故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惟禘祭夏禘大禘專于天子故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明乎此則凡詩頌長發之大禘雖之禘太祖與夫祭法虞夏殷周四代之禘皆可以相通而歸于一又何紛紛諸說爲哉

禘歲舉以午月

帝王之禘祭禮無一定之歲時後儒臆爲之說有謂二年一禘者杜氏春秋註是也有祖禮緯說謂五年一禘者鄭玄王肅諸家及孫炎爾雅註是也愚謂皆非也夫祭之有禘猶生人之族食始祖之廟與羣祖之廟祭薦時及得以將其孝思于稍遠之

祖以其廟之不存也遂闕焉不祀于心安乎先王爲之揆禮意之中酌疏數之宜而制爲之禘上以追所自出下及于毀廟而歲一行焉使子孫得盡其追遠之誠而祖宗相萃于一堂卽冥漠之中亦若聯其歡愛君子以是爲禮之不可易也苟遠而三年或更遠而五年縱不致嘆于餒而然明禋曠隔不已疏乎禮曰祭不欲疏疏則慢慢則不敬先王必不敢以不敬事其先故禘必歲行而行必于午月王制曰天子宗廟之祭夏曰禘祭統亦云夏祭曰禘時陽盛陰生求神于交接之間要亦卽時祭之中爲之特大其禮耳先儒拘三年五年之說指王制祭統爲夏殷之禮周于四時嘗祭外別有禘禘二大祭果爾則禮文之言祭者備矣三年五年何不一見于經耶此每歲午月行禘之兩

皇清經解 卷四十八
證也雜記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據明堂位魯初以六月行禘春秋時間有行于五月七月者其定以七月則由平獻子此言疑獻子以宣九年夏如周得觀周禘歸而志之遂守而行之記以七月日至之禘對正月日至之郊郊歲行則禘亦歲行可知此每歲午月行禘之三證也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視學考校也記謂中年考校說者謂間歲方行不知比年入學則比年有當考之人所謂中年者乃就學者言在教者仍是比年考校也考校必于卜禘後者蓋方春時和俾得肆力于學至夏而後考其成故曰游其志也此每歲午月行禘之四證也獨天保詩及周官有禴祠烝嘗之語或疑于禘非時祭然考詩作于文武時而禴祠烝嘗實諸侯之禮文王及身未王恪守臣

制武王卽位不久典禮未遑其追王上祀而春禴夏禘秋嘗冬烝至周公相成王而後定周官晚出蓋卽因此詩而爲言也安得執彼而疑此乎且中庸云禘嘗之義左傳云烝嘗禘于廟皆不殊禘于烝嘗則禘之爲時祭昭然矣故愚謂王者合族以食雖世降一等而歲必舉行因知大禘之禘合遠祖近祖而萃其精神斷無三年一行五年一行之理曰然則五年而再殷祭公羊之說非乎曰魯雖僭禘然曰爲殷祭間歲一行不若周之歲舉故王制亦有諸侯祔則不禘之言公羊所云蓋指魯禘非謂周禘然也

魯禘不追所自出

禮不王不禘東遷之後王綱不振禮樂崩壞諸侯行禘者有之

若魯若晉是也雖僭用之未嘗不自知其非故詭爲成王賜伯禽受之言以文其罪嗚呼晉文公納襄王可謂有功矣其請隧也襄王猶以大義却之管敬仲平戎于王室王以上卿禮饗之敬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卒受下卿之禮成王之賢何如襄王伯禽之智何如管敬仲而謂其一爲非禮之賜一爲非禮之受乎果爾是欲藉以康周公而不知適陷周公于不臣矣呂覽載魯惠公使宰讓于周請郊廟之禮樂王使史角往魯魯公止之其言必有所據者路史謂魯公止之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有郊有禘是魯自僭之也乃前人僭而用之後人踵而行之至有不于大廟而于羣廟者更有所不可解矣其行禘也有謂祭文王于周公廟以周公配者有謂當祭于文王廟以周公配

者愚考魯之行禘止于其祿獻尊罍之數樂舞籩豆之繁與夫拜坐登降之儀文一同于天子而非必追祭其所自出如說者之云也何以知之公羊傳于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曰大禘也夫大禘卽禘也又曰毀廟之主陳于大廟未毀廟之祖皆升合食于大祖則下及羣祖與天子同而上不追所自出與天子異又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夫言以禘禮則用天子之禮樂也言祀周公則不追所自出也上文云祀帝于郊配以后稷使禘果追所自出亦當如此例言祀文王于大廟配以周公矣其不言合羣祖者禘無不禘言禘則羣祖在其中也然則魯未行禘時毀廟其無合祭乎據祭法則諸侯五廟之外在壇墠者有禱祭之無禱乃止然一本之祖以其遠也而

無祭可乎蓋諸侯之禮夏祭曰祠其或牝或禘不可得而知而要之裸獻尊罍之數樂舞籩豆之繁與夫拜坐登降之儀文其不得同于天子之禘可知也王制就東遷後爲言不知侯禘之僭與天子連文而又云諸侯禘一牝一禴夫禘豈有牝者乎此蓋因春秋書禘于莊公左傳云禘于武宮僖公襄公遂指爲特禘而云然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于魯禘不勝書特志其尤失禮者故閔二年以吉禘于莊公僖八年以致哀姜文二年以躋僖公

皇清經解卷四十八終

南海桂文燦
嘉應張嘉洪舊校
番禺陳慶修新校

皇清經解卷四十九

學海堂

學禮質疑

鄞萬處士
斯大著

東周祖文宗武

祭法言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牽合孝經宗祀明堂之文謂祭五帝于堂上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祭五神于庭中以武王配之祖宗通言耳王肅排之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于明堂也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于明堂乎長孫無忌據魯語云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既言五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明堂也二說較鄭爲優而祖宗二義究無明證惟吳幼清曰祖者始祖也宗者百世不遷之廟與祖同此解爲獨得特其于周謂始

祖后稷文武皆宗而記言有失則尙拘于成說耳蓋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當通虞夏殷言之而後見虞夏之祖顓頊也殷之祖契也皆始祖也無疑也則周之祖文王也亦始祖也無疑也虞之宗舜也夏之宗禹也殷之宗湯也皆百世不遷之宗也無疑也則周之宗武王也亦百世不遷之宗也無疑也難者曰周始祖后稷也文王武王皆世室也今子云然豈有據乎曰子所言者周之初制也吾所言者東遷之更制也方周之始后稷爲太祖其廟不遷自餘六廟親盡迭毀懿王時文王當祧以其至德也爲立世室孝王時武王當祧以其大功也亦爲立世室歷厲宣幽王遞祧成康昭三廟而后稷文武之廟如故也則其時祖爲稷而宗爲文王武王及幽王亂亡平王遷洛不復如其舊制而卽仍故有之文武廟以爲祖爲宗下自恭王以至幽王增爲六世廟故西周之廟并世室而爲九東周之廟合武王而爲八周官作于晚周其列守祧奄也凡八人則其爲八廟無疑矣曰洛何以故有文武廟乎曰洛誥言之矣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不既有文武廟乎觀襄王賜胖小白辭曰天子有事于文武顯王賜胖于秦孝也亦言文武文武之爲祖爲宗又何疑哉展禽居僖文之代就所見聞以爲言而祭法因之故止及東周之更制耳曰周祖文王豈王季以上遂不祀乎曰東遷而後王迹熄矣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國蹙而財匱名爲天室僅同守府先王之故典存者有幾又安知其遠祖之祀與不祀也哉

兄弟同昭穆

天子七廟固爲定制然而處常則易明遇變則難曉何謂常父死子繼是也何謂變兄終弟及或以兄繼弟以叔繼兄子之類是也經傳止道其常而處變者無從攷見唯春秋躋僖公一事三傳以祖禰父子爲言國語則直謂異昭穆諸家註疏皆謂閔雖弟先爲君僖雖兄嘗爲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假祖禰昭穆爲喻范甯獨不然之胡安國亦以兄亡弟及爲易世以愚觀之則諸家爲善會傳文而深得乎禮意者也蓋嘗思昭穆之爲義生于太廟中祫祭位鄉太祖東鄉子孫南北鄉南鄉者爲昭北鄉者爲穆而子孫因之以定其世次故父子異昭穆而兄弟則昭穆同如左傳所謂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管

蔡鄭霍魯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酈郇文之昭也邾晉應韓武之穆也皆一定而不可易在虞虢管蔡諸子雖生列藩封死亦不得入先王之廟然而昭穆之稱太伯虞仲不聞異于王季也虢仲虢叔不聞異于文王也管蔡及邾晉而下不聞異于武王成王也是則身爲諸侯且不與天子異昭穆之班而如謂以兄終弟及之故卽如父子之易世則設武王無子立管蔡而下一人成王無子立邾晉而下一人此一人者反以爲天子故而昔爲文之昭者今且爲武之穆昔爲武之穆者今更爲成之昭矣嗚呼非父子而以爲父子本兄弟而不以爲兄弟如是而以爲禮是徒知天下之足重天子之當尊不知兄弟之倫之不可無也抑何昧聖經之大義而不稽孔孟之明訓也哉康誥曰孟侯

朕其弟春秋書天王之弟佖夫是天子有弟也祭義曰雖諸侯必有兄春秋于內書公弟叔肸于外書齊侯之弟年鄭伯之弟語衛侯之弟鱣衛侯之兄縶是諸侯有兄弟也夫生時兄弟爲臣猶不沒其爲兄弟豈死後兄弟爲君反不得爲兄弟乎昔者夷齊兄弟讓國孔子稱之曰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象欲殺舜舜封之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不藏怒宿怨親愛之而已是知聖人于兄弟之際天下國家在所可輕而一體無分之至情不因勢位而稍變如謂以兄終弟及之故使生爲一父之子沒爲異世之親將上何以接高曾祖考之神靈下何以協子孫臣庶之稱謂是昭穆一混而名之不正言之不順卽隨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曰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至當不易之理也

至于兄而繼弟則弟爲適而兄爲庶庶不竝適又昔已爲臣故雖兄不得加于弟叔而繼兄子雖本異昭穆亦必進之先廟謂其

廟始不至以兄子而子叔以兄而孫弟若夫廟制則一準王制

之言太祖而下其爲父死子繼之常也則一廟一主三昭三穆

而不得少其爲兄弟相繼之變也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

不得多觀考工記匠人營國所載世室明堂皆五室知同廟異

室古人或已有通其變者正不得指之爲後人之臆見也得乎

此制則位置井然雖如殷之兄弟四人相繼陽甲盤庚小辛小乙亦豈有

昭多穆少或昭少穆多如馬端臨所謂對偶偏枯之慮哉朱子

之圖可以處常而不可以處變故孝王以叔居子列弟處孫行

遂使夷王以穆而居昭厲王以昭而居穆蓋亦未酌乎此制也

宗法一

宗法何昉乎古之時諸侯之適長爲世子嗣爲諸侯其支庶之後族類繁多懼其散而無統也因制爲大宗小宗之法經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此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繼禰者爲小宗此五世則遷者也夫諸侯世子之兄弟不分適庶皆稱別子特以其爲祖爲禰不同故大宗小宗遂因之以異何以知之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祭法言適士二廟無太祖鄭註王制云大夫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別子爲祖謂此也據此則諸侯之別子亦必爲大夫而後得爲後世之太祖然先王之世使以德爵以功未有無功德而爲大夫者諸侯之別子豈必皆賢其爲大夫者則爲後世之太祖故其子孫適長

繼此祖而爲大宗其爲士者止得爲禰於其子而不得爲太祖於其後世故其子孫適長繼此禰而爲小宗太祖廟百世不遷故大宗亦百世不遷禰廟五世遞遷故小宗亦五世而遷也雖然大宗小宗之別漸別於其後非遽別於其初蓋別子之及身爲大夫士於公朝有宗道也

大傳云公子有宗道云云

而未實爲宗至其子

大夫則立禰廟於中

卽後世太祖廟

士則立禰廟於昭

士無太祖廟一昭一穆時則

有親兄弟而下宗之以祭者至其孫大夫增禰廟於昭士增禰廟於穆時則有伯叔父而下宗之以祭者及於曾孫大夫增禰廟於穆而三廟備士祔禰於曾祖之昭時則祭三世而宗之者自從祖而下及於玄孫大夫祔禰於曾祖之昭士祔禰於曾祖之穆時則祭四世而宗之者自族曾祖而下逮玄孫之子士之

禰祔於曾祖而高祖之父已遷大夫之禰祔於曾祖而高祖之父乃尊爲太祖高祖之父遷而宗之者亦遷太祖之廟尊而宗之者不改由是以觀大夫士五世之內其宗無大小之分宗之有大小之分蓋在五世之後也其謂之大宗者何五世內外凡族人之同吾太祖者盡宗之所宗者大也謂之小宗者何唯五世之內族人之同高祖者宗之所宗者小也蓋凡大宗之世適得祭其太祖與禰祖曾高而諸子一不得祭其子始得祭諸子以爲禰而其弟宗之其孫其曾亦如之此大宗之下復有小宗也小宗之世適指別子爲士之世適得祭其禰祖曾高而諸子一不得祭其子始得祭諸子以爲禰而其弟宗之其孫其曾亦如之此小宗之下更有小宗也族人宗小宗而諸子之小宗復宗世適之

小宗

此指無大族人之小宗

族人宗小宗而羣諸子之小宗相率而宗於大

宗經云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又云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先王之宗法所以爲盡善而無遺也

宗法二

按大傳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曲禮亦云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因是以思知古人之宗法蓋專爲祭先而立也然大宗止一而易明小宗有四而難曉孔穎達云繼禰者與親兄弟爲宗繼祖者與從兄弟爲宗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爲宗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爲宗斯語一定後世言宗法者皆莫能違之愚爲反復經文討求宗義竊謂其言之未盡也夫族人何以有大宗大宗者始祖即別子之正體也族人不得祭始祖而宗別子之世

適以共祭故有繼別之大宗族人何以有小宗小宗者高曾祖
禰之正體也庶子不得祭禰而宗禰之正適以共祭故有繼禰
之小宗庶子不得祭祖及曾高而宗祖曾高之世適以共祭故
有繼祖繼曾繼高之小宗然其謂之繼禰繼祖繼曾繼高者定
於宗之者之身非定於宗子之身何以言之吾身為庶子而宗
繼禰之適此繼禰之適或為吾之兄弟與或為吾兄弟之子及
其孫若曾與未可必也吾身為庶孫而宗繼祖之適此繼祖之
適或為吾之伯叔父與或為吾之從兄弟及其子若孫與未可
必也推此而族人不祭曾祖者所宗之子不問其為吾之祖行
父行兄弟若子行皆繼曾祖小宗也不祭高祖者所宗之子不
問其為吾之曾祖行祖行父及兄弟行皆繼高祖小宗也故有

一人之身而兼四宗者如高祖之子當其兄弟宗之即為繼禰
也當其兄弟之子宗之即為繼祖也當其兄弟之孫若曾宗之
即為繼曾繼高也推此而五世之內其兼三宗二宗者蓋多有
焉有一人宗一宗而兼四宗者如高祖之庶玄孫當其宗適以
祭禰也則宗為繼禰當其宗適以祭祖也則宗為繼祖當其宗
適以祭曾高也則宗為繼曾繼高推此而五世之內其兼三宗
二宗者又多有焉是則小宗雖有四而宗之者無定故凡禮經
唯稱宗子而不別言某宗獨曾子問載攝主之辭賓有宗兄宗
弟宗子之異亦可見宗之者不唯兄弟而孔疏為未盡也後之
君子苟未信予言觀後宗圖則瞭然矣

宗法三

或問曰子謂小宗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之稱定於宗之者之身非定於宗子之身然則經云繼禰者爲小宗亦非定於宗子之身乎曰一言繼禰者爲小宗卽知其稱因有兄弟宗之而後定者矣按說文云宗尊祖廟也則宗子者族人尊主祭祖廟之子也大傳言公子之宗道有無宗亦莫之宗者謂諸侯之弟止一人無人宗之故不爲立宗推此而言則知宗子之名由族人宗之而起藉令別子之後世止一子則自祭其禰自祭其祖自祭其曾高已耳無所爲宗子又安有所爲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之稱哉唯是適子下有支子適子祭而支子不祭支子雖不祭又不得竟諉之於適子而已卽不與於祭於是而宗法以生於是而宗子之名以立是則禰雖爲適子之禰而繼禰者

爲小宗實由支子宗之而見也且經又云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宗指族人宗之者言其指宗子言繼高祖還就宗之者言猶曰宗其繼我之高祖者云爾然則繼禰者爲小宗由支子宗之而見不益明哉所以然者別子爲適子之禰實亦支子之禰特一祭一不祭故支子謂適子爲繼禰而已宗之若適子之身固高曾祖禰之正體也一本相代天然之序何容有繼之名而又何容有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之稱哉故欲知小宗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之稱定於宗之者之身非定於宗子之身爲設一世世獨子無兄弟者觀之而自見矣

公子宗道三圖

有大宗而無小宗圖

諸侯

嗣君

大傳所謂公子之公也
即公子之兄

適公子大宗

仕為大夫者公命
之為宗以領庶公

子庶公子宗之禮如大宗不別立小
宗無適公子以庶公子大夫為之

庶公子大夫

宗適公子

庶公子士

宗適公子

庶公子士

宗適公子

庶公子大夫

宗適公子

無宗亦莫之宗圖

諸侯

嗣君

同上

公子

或適或庶止一人不立宗亦
無人宗之

有小宗而無大宗圖

諸侯

嗣君

同上

適公子小宗

仕為士者公命之
為宗以領庶公子

庶公子宗之禮如小宗不別立大
宗無適公子以庶公子士為之

庶公子士

宗適公子

庶公子大夫

宗適公子

庶公子士

宗適公子

庶公子大夫

宗適公子

有大宗有小宗三圖庶公子多寡不可

定此列四人限于紙也若大夫若士隨

意而書無義例

公子宗道圖說

大傳云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因為三圖以明之或問宗法之立以宗之而祭祀也公子不得禰先君則不祭不祭何以有宗曰公子之宗經未言其何事以義推之專為助祭而立也郊特牲云大夫不敢祖諸侯公廟之立于私家非禮也故公子不得祭然獨不云天下無無父之人乎儀禮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也主祭者宗子而同姓之兄弟異姓之賓皆執事于其中等而上之天子之祭也同異姓之邦皆在諸侯之祭也同異姓之臣皆在然則諸侯之眾子相率而助祭于公不亦宜乎且廟

示

崇

五

世

諸侯

世嗣君

二世嗣君

二世嗣君

四世

五世廟君

六世歸君

七世嗣君

子祭之爲禰

王適宗

正適宗

正適宗

立適宗

王遁公宗

適公祖

孝爾宗正祭局 適宗正祭局 已祭禩

支子爾乙宗田祭
祭高晉祖高之

支子爾宗正
爲福

祖適崇內

小宗

高宗

祖小宗丙巳祭

永宗已祭
父遷戊巳
丁亥宗之

子祭之爲禰

孝爾宗正祭祖
其子祭之爲

適子戊巳祭
正祭曾無
之不爲宗

適子已祭

道公殘

曾小宗茂祖巴
父遷不宗

則

適宗庚已祭廟

高宗庚子祭祖廟

太厲已祭曾祖
禩宗正祭

小宗庚已堅固曾
父遷不宗正

適子庚已娶高氏
父遷無人宗之
不爲宗

支子爾宗庚祭爾
其子祭之爲爾

適小宗已祭禰
祖宗正祭曾

公辛巳祭祖廟
宗正祭高廟

高高之父遷不

小宗辛巳祭于廟
父遷不宗庚

孝
廟宗
宗正祭曾子
祭之爲廟

適小宗已祭
祖示庚祭
正祭示高

小宗 已祭祖廟
宗廟祭曾
宗廟祭高祖
父適不宗正

高宗之父遷之
高庚

孝
宗廟祭服正
祭高世子祭之
爲廟

適子 癸巳祭禮

適子示王欲過已祭祖示王欲過

小宗圖說

圖于繼別子之小宗書正適而諸支子之小宗則否鄭註庶子

宗法四

宗法由別子而生鄭康成註小記指別子爲諸侯之庶子註大

庶爲卿大夫者而爲三程叔子呂伯恭陳器之陳用之吳幼清之說皆同小記註愚取喪服傳而衷之則專指諸侯之子者是也傳云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斯別子之稱所自來亦宗法之所自始乎夫唯公子之皆出於君而近於君也先王懼其尊卑無別而或至於僭故稱別子以嚴之又懼其散而無紀故爲宗法以統之如曰兼他國始來與起於民庶者則彼固皆異姓之臣也異姓之臣有何不別而稱之爲別子乎雖然君子之於禮有推而進者有放而文者禮器文宗法雖爲公子設而異姓之臣得依此而行倘亦推而進之放而文之之意先王之所不非也至於大宗小宗其說非一謂凡別子之後皆爲大宗而

大宗之下乃有小宗者鄭註孔疏也謂別子之適子爲大宗而別子卽是諸子之禰諸子祭之爲小宗者程叔子也因註疏而立說者呂伯恭陳器之陳用之陳可大陳定宇也吳幼清謂適公子爲大宗庶公子皆爲小宗呂與叔謂君之適長嗣爲君次適爲別子別子爲先君一族大宗之祖每一君有一大宗適庶兄弟皆宗之而羣公子皆爲小宗按大傳云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蓋謂庶公子之爲大夫士者皆宗其適兄其宗之也但適爲大夫則禮如大宗爲士也則禮如小宗宗止於一人故曰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小宗而無大宗者公子是也推此而言大夫之子爲大宗士之子爲小宗也何疑哉且經旣言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而又曰宗

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則其祖實為始祖而非祖父之祖矣使其為祖父之祖則何人無祖何人不為祖何獨於別子言之且使為祖父之祖則再世之後親盡遞遷又何以云百世不遷也唯其為始祖故當詳考禮經人臣中何人得祭始祖而祭始祖者為大宗不祭始祖者不得為大宗昭昭可見彼王制言廟制大夫業有太祖矣即始祭法於大夫不亦言祖考即始祭於壇乎鄭於大夫太祖則援別子為祖以釋之於別子為祖不取大夫太祖以明之遂指別子皆為大宗而無大夫士之辨豈知公子之為士此辨鄭氏及伯恭諸子說大傳既已明言而士之不得祭始祖王制祭法皆顯著而無疑乎如謂別子適者為大宗庶者為小宗其弊將至於適子為士者不應祭祖而祭祖庶子為大夫者當祭祖而

不祭祖彼禮經所載天子諸侯大夫士儀文之降殺詳矣何獨於別子而淆之故繼別大宗大夫也繼禰小宗士也士祭止及高祖曰繼禰者明其漸進於高祖而即遷也大宗之弟不祭別子至其子得自祭其禰以為小宗其法與繼禰小宗無以異如謂庶子得祭別子以為禰則庶子不祭禰小記不已為贅詞乎然謂一君之子止一大宗適庶兄弟皆宗之此公子及身之宗則可施之於後世將親屬既竭又孰肯宗之以祭其非所同出之祖哉愚非敢求異先儒也懼從先儒而戾於經故不得不辨

宗法五

大夫士祭高曾祖禰

予言宗法謂大夫士皆得祭高曾祖禰人或疑其無據更歷稽經傳以明之一徵之於祀典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

于祫及其高祖夫大夫士不得常祫祫而及於高祖則其平時奉祀者必自高祖而下但雉祭而不祫耳彼天子諸侯之祫皆其常祭之祖苟大夫士不得祭高祖祫時又何以得及之乎再徵之於祔禮小記曰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夫與已同昭穆者祖也與祖同昭穆者高祖也中一以上則高祖姑矣祔於高祖姑則高祖有廟矣無廟不得祀宜也有廟而何以不得祀之乎更徵之於服制喪服爲會祖齊衰三月註謂高祖服同蓋於族祖父母有總麻之服推而得之其言是也又父爲長子三年爲適孫期所以然者以其傳重也然則設不幸而子孫亡適曾玄承重於高曾亦應爲之服斬矣以齊斬之親死卽遷之而不祀是豈禮之所安乎復徵

之於廟制王制曰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夫太祖之廟以義立而百世不遷則高祖之廟自當以恩立而親盡乃毀苟上祭始祖下祭祖祢而不及高曾是爲隆於義而薄於恩且將與知母而不知父者同類而並譏之矣本釋豈聖人之

所許乎卽還證之於宗法大傳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夫唯適玄孫之得祭高祖而族人之不得祭者悉宗之以祭故有繼高祖之宗苟祭止及於祖祢則惟有繼祢繼祖之宗而無繼曾祖繼高祖之宗矣然則經何以言宗其繼高祖者哉且所謂遷者謂遷廟而不祀也遷廟而始不祀則未遷而猶祀也又何疑乎先儒泥小記庶子不祭祢不祭祖之文謂大夫士祭不及高曾唯程子謂天子至士庶五服上至於高祖其廟祭也

亦必上及於高祖斯言深合禮意惜未能明指禮文而見其然耳然則大夫之祭與諸侯無別乎蓋諸侯廟有五而大夫廟止於三則四親有專廟合廟之分士之二廟者其昭穆如大夫而無太祖官師一廟者就中自為昭穆而追其四親此所謂別同異也大夫之祫何以不及太祖乎蓋祫於太祖則已類乎君故止及於高祖而太祖唯行雝祭此所謂別嫌疑也

宗法六 氏族

大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屬於下鄭註云玄孫之子姓別於高祖孔疏謂小宗六世之後各自為氏吳幼清更以為小宗至六世十一世皆別立繼嗣小宗考之於古公子為卿大夫得賜族族

也或以字或以諡或以邑或以官有生而賜者有及子孫而賜

者其非卿大夫而不得賜則子孫自氏其王父字蓋姓受之天

子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上而命之氏族稟之時君左傳諸侯以字與諡因

官族邑亦如之謂以姓繫於上如魯之姬姓而族分於下如魯

此四者賜大夫之族孫叔孫李孫諸侯別子兄弟異族各自為宗是庶姓已別矣然

五世之內猶有相為服之道故宜免音問不免有司罰之見文王

至六世而親屬竭是之謂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也豈謂玄

孫之子姓遂別於高祖哉且古者士無世官五廟之孫祖廟未

毀已有賤為庶人者彼魯叔孫氏之分為叔仲氏叔仲惠伯仲

孫氏之分為子服氏子服懿伯仲孫蔑子季孫氏之分為公鉏氏公彌季

公甫氏公甫穆伯季孫紇子叔氏之分為榮氏榮駕鸞叔皆其人有以自

見又已爲公臣或時君賜之以氏然正未必皆玄孫之子且或未必卽先王之制其謂高祖爲庶姓而玄孫之子得別姓者果何據而云然乎夫人之始也孰不爲子爲孫及其旣也孰不爲禰爲祖玄孫之子於高祖之父遠矣獨不有其祖父乎奈何其別姓也然則小宗六世之後一本相承有遷宗而無易氏而所謂遷宗者亦止是四從無服之親其三從者之相宗固依然如昨也如諸儒之說天下豈有無祖之人哉又古者仕無世官宗法不以世爵故曾子問有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祭於宗子之家者在此大夫之後得尊之爲祖而自爲宗而及身不得自祭無他私尊得伸而先祖之正體不可妄干也世儒不察謂唯世爵可行宗觀武王之數紂曰官人以世春秋之法深譏世卿因

知古者宗之大小雖以有爵無爵而分及其旣分則不以爵爲拘也古之時人心淳茂各安其分毋或自越故宗法之行也適子庶子祇事宗子不敢以貴富入其門異居也同其財祭也牲獻其賢宗子而出奔庶子卽爲大夫祭唯爲攝主其身與其母妻之歿也皆爲之齊衰三月雖大夫不降於乎宗子之重也如此後世人各自私彊凌衆暴壞法亂紀者衆遂至小加大少陵長大都耦國嬖子匹適宗法漸失其初迨後封建亡而其制遂不可問矣於乎勢因時異封建之易爲郡縣勢也亦時也宗子之變爲族長勢也亦時也然則宗法不可復乎曰唯封建

宗法七 爲人後

爲人後之禮自古有之蓋專爲大宗而設所以然者大宗得祭

始祖始祖功德最盛其廟百世不遷大宗無子而不爲立後則始祖不祀將一族之人皆不知尊祖敬宗或且忘乎得姓受氏之由矣故先王制禮使得立小宗之子以爲之後以承其祀儀禮所謂受重也小宗無子不立後何則小宗祀及高祖高祖廟以恩立親盡則遷故儀禮唯曰大宗收族不可以絕則小宗不立後可見其立後也以支子不以適子傳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適子不得後大宗夫其不以適子而以支子者何也大宗尊之統視小宗之適子亦猶然爲庶均之立庶卽支子亦自無嫌若取小宗之適子則適子固小宗之繼宗更當舍適而立庶在大宗仍不免爲立庶而已亂小宗適庶之常君子不奪人之宗亦不可奪

宗故不以適子而以支子也唯然故古者非大宗不立後非支子不後人族人不輕爲人後亦不樂爲人後惟其序所應立分莫可辭然後不得已而爲之夫是以宗法行而人知尊祖敬宗各安其分也世運而降宗法旣廢立後者不分宗庶爲後者唯視貨財貧則當後者亦避富則非後者亦爭且不知何人何日忽創爲以長繼長與夫絕幼不絕長之說明背聖經濟其私欲又其甚者一子而兩後於人一後而兩子並立獨子而甘爲人後無子而預立待生貪戾無恥詭道百端嗚呼彼豈不聞矍圃延射與爲人後者音預鄭曰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此說是也當後而後禮經所許聖人豈絕之至與饋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同擯於夫子奈何忍心滅禮甘蹈此而不顧乎故就後世而言庶絕而繼雖非古禮意

不失爲忠厚在所可行其餘直謂之無人道可也他姓螟蛉更不必言

宗法八

族譜 圖說附

自宋以來爲族譜者首歐陽氏蘇氏考歐譜采史記表鄭氏詩譜依其上下旁行作爲譜圖其五世則遷實古者小宗之法故其圖上自高祖下至玄孫而別自爲世蘇譜明言從小宗之法故其譜自高祖而下而高祖之父遂遷兩家所本則同而其異者歐譜則別爲世者上承高祖爲玄孫下系玄孫爲高祖凡世再別而九族之親備是其譜世增而不世變蘇法凡族人適子易世皆自爲譜同高祖者其譜同遷高祖之父而世存先譜子孫得合而考之其譜世遷而世變要而觀之歐譜合收而易考

蘇譜散見而難稽故世之爲譜者多從歐陽而不從蘇氏愚就兩家之學證之於經而考求其義皆有所未盡也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大宗無論已小宗五世而遷者謂玄孫之子於高祖之父親盡無服其廟遷而不祭不祭則凡此祖之庶子而下自有其當祭之宗不復宗先時之世適然而世適玄孫之子遞祭其父之曾祖以爲高祖其同高祖者復宗之以祭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也豈謂玄孫之子遷高祖之父遂并高曾祖考而盡遷之也哉先儒釋經不詳斯義而歐陽遂本以作譜凡爲玄孫者別自爲世夫人之生無不始爲孫曾其後漸爲禰祖有遞遷而無頓易顧乃定以某爲玄孫使別爲世

而上承高祖下系玄孫以合于九族之親之說其於經意不已疎乎且所謂五世則遷特不祀之於廟耳乃蘇氏譜法因之而上不及高祖之父雖世存先譜就其見于吾譜者不疑于遺其所自始乎故愚謂宗者統族人以奉祀也祭已往之祖而收見在之族祖分而祭亦分故一族不止一宗譜者誌族人之世次也追已往之祖而收見在之族祖分而族不分故一族可同一譜由是以觀宗法與譜法原不相謀而拘拘執宗法以爲譜法雖曰師古其如未盡何故蘇法宜舍而歐法宜廣也廣之奈何歐譜依史表詩譜爲圖源流之所自可知子孫之多寡易見此凡爲譜者所宜遵不可易也其必限以五世而五世者上承其高祖下系其玄孫是名爲五世而實則四世施之于蕃宗巨族其世遠其人庶卷帙繁重子孫既苦于增修復難于考索愚謂爲譜者特限于紙幅不能多列世數不得已而後別爲世如其可列卽十世以外皆可書之字無取乎過大行不必其過寬人載其名子孫相繼而書止隔一字是卽歐法而廣之者也得乎此法卽所謂五世則遷之宗與百世不遷之宗皆可于此考見奚必拘拘五世爲哉

適孫承重一

武林張仲嘉著齊家寶要有云父母之喪長子爲主無則次子或長孫主之子謂當改云無長子則長孫主之此古人重適之意因引公儀仲子舍孫立子孔子曰立孫爲據友人吳秉季謂予曰有次子而以孫主喪恐世俗難行且子所引乃卿大夫之

禮士庶之家不必然子曰某所言者古今之通義也君之所慮者未俗之私見也子亦知適孫爲主卽承重之謂乎曰雖承重猶當次子主之予曰若是猶未明乎承重之謂矣古人于子無問眾寡爲父後者止適長一人是謂適子父老則傳重父沒爲喪主適子死則父報之故喪服父爲長子斬傳曰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註云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也此重之義也適子死則適孫爲後喪服傳曰有適子者無適孫註云適子在則皆爲庶孫必適子死乃立適孫適孫爲祖後也爲祖後則凡適子之事皆適孫承之故祖父卒服斬與子爲父同此承重之義也夫祖非無庶子而必以適孫爲後則知所謂正體之重庶子不得傳之矣庶子不得傳重則爲喪主

者非適孫而誰庶子何以不得傳重也小記曰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註云尊先祖之正體不二其統也大傳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觀此則庶子不得傳重可知矣不得傳重而得爲喪主乎使庶子而可爲喪主則適孫可無承重矣使適孫而不爲喪主則所謂承重者爲何矣今天下喪禮廢壞獨適孫承重律令著之通俗行之稍見古人爲後之義于此而更忽之則古意亡矣士君子之所深憂也曰適孫爲主庶子反無所事乎曰非也喪主者喪禮所謂主人也庶子者喪禮所謂眾主人也古禮唯擗踊哭泣衰麻苴絰眾主人所同而拜賓送賓及視辭之稱與凡成禮于喪中者主人所獨今世居喪儀節大異古初子孫不分適庶槩施而無別孰謂其無所事也曰然則庶

子于父喪亦各有所重適孫何以得專主邪曰庶子之均其儀節亦庶子之不欲自異于適耳謂各有所重何以庶子先父而死者其子不爲祖承重乎觀此則庶子無所重而重在適孫也庶子雖叔父之尊不得以其爲兄子而厭之矣曰庶子雖不厭然居喪儀節適庶既均適孫之爲主者於何見之曰勢重者難返欲一旦復古禮于今日有所不能就今言今唯祝辭及名刺之通于外者先適孫而後庶子存古意什一于千百而已矣曰如適孫復死則如之何曰今制不有曾玄承重者乎謂之承重則母問曾玄服斬與孫承重同服同則其爲喪主亦無不同次子亦不得而專之也故次子爲喪主者必長子無子或適孫曾無子不得已而後爲之乃可耳古人無子孫者兄弟主之無兄弟族人主之無族則東西家前後家或里尹主之蓋喪有無後無無主聖人盡禮之變而爲之制若言其嘗禮則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之爲喪主其可得而移易也哉

適孫承重二

或問適孫主喪之說既然矣其有祖亡于父後而曾祖尙存孫承重乎且否乎曰以古禮言之重爲先祖祭祀之重曾祖而在重猶在曾祖之身然業有曾孫而爲曾祖則既老且衰重遂有已傳未傳之別何則古人七十曰老而傳八十齊喪之事弗及故喪服父爲長子斬傳曰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老而傳重則重在祖身祖因得立其長子以爲適子長子而沒卽立長子以爲適孫如是而祖亡則祖身之重孫卽承之矣其或曾祖

未傳重則祖在日猶爲曾之適子而已未立爲適曾孫逮祖亡而後立祖無重可傳孫亦無重可承也然則重有已傳未傳之別孫卽有承重不承重之殊乎曰據禮經唯言傳重無言承重者爲人後者故儀禮于孫主祖喪止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雜記載喪祭祝辭止曰哀孫皆不言承重後人制禮有承重之稱蓋以上有傳則下有承義非不當第專施之于孫主祖喪則意實未該何則重爲先祖祭祀之重父死子繼豈獨非承今以子死孫承謂主祖喪爲承重是重之義專指祖喪矣亦知孫爲祖後而服斬乃代其父爲喪主非關承重乎曰五服莫重于斬唯子爲父服之孫爲祖本齊今代父服斬以爲喪主不謂之承重可乎曰吾不謂祖喪服斬之非重第言禮必本于經承重

之稱生于傳重傳重之義由乎主祭卽安得專指孫主祖喪而言承重也曰先祀之重雖在曾祖就曾孫言祖父之祭亦重也得謂之承重乎曰曾祖尙存則祖祫無廟止得祔食于曾之祫祖祔食則無尸其祭僅同于厭而未全乎重安得遽稱承重也然則孫主祖喪宜何稱曰稱之爲適孫可也古人有適子者無適孫稱之爲適孫卽知適子之既亡而孫代爲喪主矣且稱之爲適孫卽知先祀之重在其身不必更言承重矣故苟拘于承重之稱則曾祖尙存者有傳重未傳重之別而孫居祖喪者因有承重不承重之疑唯以適孫爲稱無論曾祖亡而當服斬卽曾祖存而亦當服斬無論曾祖重已傳而當服斬卽曾祖重未傳而亦當服斬蓋服斬者孫代父主喪而致其誠而重之在

曾祖者仍無嫌于身之未承也不既兩全而無失乎日記謂父不主庶子之喪祖而曾之適子也則曾祖主其喪矣曾孫雖服斬豈得主之乎曰喪禮繁委非老者能勝故記云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又云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于內親喪且然況子喪乎故必孫爲主無疑也孫旣爲主可以齊衰將事乎故必服斬無疑也

承重妻從服

晉賀循云夫爲祖曾祖高祖後者妻從服如舅姑此從喪服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之文而推之也故家禮及今制妻爲夫黨服圖于凡承重皆云並從夫服而世俗承重者母在則妻不從其誤實始于虞喜孔珣問喜曰玄孫爲後者其妻從服姑

止服總近輕遠重情實有疑喜答以有適子者無適孫又若宗子之母在則不服宗子妻推此知玄孫爲後姑在婦猶爲庶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宋庾蔚之更推之曰有適婦無適孫婦祖服自以姑爲適由是世俗相沿姑在婦不從服迄于今不變愚謂宗子母在而族人不服其妻蓋體宗子不死其父之心而尊其所尊且以婦壓于姑故不爲之服非以重在姑也夫承重而妻從服爲喪禮之內主也兩者義別各不相蒙內則云舅沒則姑老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于姑觀此則知宗子母雖存而凡吉凶內主之重皆其妻承之故喪服傳云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亦如云者就適孫而言無適孫亦無適孫婦也

孫已娶卽爲適孫婦于其祖之喪也母在則服婦服之常孫婦主喪者則進服婦爲舅姑之服

古禮齊衰期家禮齊衰三年今制斬衰三年

各盡其

道並行而不悖虞喜之言抑何據非所據乎且古來吉凶之禮率成于夫婦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昏禮父命子親迎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故凡儀禮喪祭稱爲主人者皆宗子也稱爲主婦者皆宗子之妻也此之謂夫婦親之安有宗子既娶妻而母尙主重之事也哉賈氏不察于宗子母在族人不爲其妻服援王制八十齊喪弗及謂宗子母未七十母自與祭不知王制指男子爲言

玩記文可見

婦人舅沒姑老則固不以年計也

輔慶源說

蔚之又云舅沒姑老授祭事于子婦是旣知孫承重者妻承重已乃其云有適婦無適

孫婦祖服自以姑爲適何也如其言是一孫婦之身主祭則爲適服祖則爲庶義無一定若謂雖主祭亦庶也吾未聞庶孫婦而可以主祭亦未聞夫旣爲適孫而妻不得爲適孫婦者也故夫父死母爲內主者唯子幼未娶者耳已娶未有不主重者也指妻主重未有不從服者也卽玄孫爲後妻主姑存者重在爲主不論遠近縱姑總婦服止得其常豈近輕遠重之謂乎若必如虞說將古禮無曾玄婦服者其夫服斬而妻吉服以爲主可乎故曰婦人從夫

庶子爲其母黨服

身爲庶子於其生母之黨欲尊而親之則嫌於干適將薄而遠之則疑於賤母事處兩難據經斯得儀禮喪服傳子爲母黨之

服小功總麻章明著之為外祖父母從母小功為舅舅之子從母昆弟總麻即妾子為君

母黨之服妾子謂適母曰君母小功總麻章亦明著之為君母之父母從母小功君母之昆

弟獨不見妾子為其生母黨之服唯喪服記有曰庶子為父後

者為其外祖父母句從母舅句無服此指生母之黨不為後如邦人

不為父後則服愚反復思之乃知古者妾子於生母之黨一如

適子之於母黨無異稱無異服也古者妾不得體君夫尊妾卑不得為一體

於私家得遂於父母家得行其服故喪服傳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

期大夫之妾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大功傳曰妾自服其私親也鄭註非當從

舊而記又言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言與凡女子嫁者為其兄弟者同是妾得

服其私親也妾既得服其私親則其子從母而服其私親不亦

宜乎然其為父後而於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則何也古人於

子無間眾寡以一人為後妾子而立為父後則與尊者為一體

不敢服其私親此無論於生母黨無服即為其生母父在服期

父卒三年者亦降而止於總也見總麻章妾子為生母父在服期父卒三年不見於經此於齊

衰三年章慈母如母推而見之也慈母如母條傳曰妾子之無

母者父命妾之無子者以為子生養之終其身死則喪之三年

如母妾子於他妾者服且如此况生母乎喪服不著之者以

齊衰三年父卒則為母齊衰期年父在為母內包之也唯大夫

之庶子為生母大功傳曰大夫之庶子從乎大夫而降也公子

為其母練冠麻衣繚緣既葬除之傳曰君之所不服子亦不

敢服也烏乎古人之於妾子以其分雖異而情則同故於其服母

黨也正傳雖略其文而後記則明其制蓋使之得為服者所以

厚私恩使之不得為服者所以尊先統仁之至義之盡也乃或

者疑於所謂外祖父母從母舅者即君母之黨不知君母之黨

大傳所謂徒從也言非親屬空從彼而服之也小記曰徒從者所從亡則已

故喪服傳曰君母在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此卽爲後者亦然故小記又曰爲君母後者卽爲父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若夫生母之黨則屬從也骨肉連屬以爲親故從之而服小記曰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母死子猶服母黨唯爲父後則不問母之存否業承先統不得更顧其私恩故不爲之服果若所疑彼妾子於君母之父母從母已見於小功於君母之昆弟已見於總麻此又奚復贅言不爲後如邦人也哉要知古人之妾不同有有私家者有無私家者曲禮所謂大夫之姪娣士之長妾此有家者也所謂買妾不知其姓此無家者也無家者已矣有家者未有不爲之服也所以然者天下無無父之人天下亦無無母之人也家禮八母服圖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爲其母之父母兄弟

姊妹無服蓋本儀禮而文義更明第不言不爲後如邦人然可因之而想見今制爲妾子服母三年妾爲其母服期而無妾母黨之服其有私親者視之如僕隸等嗚呼妾母之私家自適子異視之可也身爲妾子而亦異視之其何以慰母心哉

鄉飲酒禮席次

古今異宜先王之禮存于今者蓋寡獨鄉飲酒禮郡邑尙歲行之憶予弱冠時偕兄正符公擇弟允誠季野兄子言觀禮于郡庠見懸圖一軸書賓主位次其設席如其圖大賓之席大賓儀禮曰賓在西北而向東南二賓之席二賓儀禮曰介在西南而向東北郡守爲主人席于東南而向賓郡丞而下爲僎儀禮曰僎丞席東北向二賓通判推官席東而西向三賓之席在堂西三賓儀禮亦曰衆賓予竊心異

之謂古人有憂者側席而坐鄉飲酒嘉禮也胡爲其側席也孔子平居席不正不坐鄉飲酒禮席也胡爲其不正也問之相禮者則曰此見于鄉飲酒義古禮實然時子于禮未深攷雖必疑之亦姑信之年來纂集禮說取鄉飲酒義詳思之始曉然曰前章云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主人坐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者言其方也後章云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坐于東方者言其鄉也後人行禮信其前而遺其後遂定爲側坐相向垂爲令典郡縣諸司以吏治爲急于此無過遵行故事孰爲審察其非其相禮執事之人類皆庸碌無知豈能深究行之既久羣視爲禮之固然至有忘乎今之失而反致疑于經者如郝仲輿邃于經學其于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云此坐位與前異則亦以前

文爲側坐矣嗚呼不察經文而致今之失不可也因今之失而致疑于經益不可也儀禮鄉飲酒篇云乃席賓主人介眾賓之位皆不屬焉不詳其方與鄉故鄉飲酒義特明之然儀禮獻賓時云賓升席自西方記云主人介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則其席之正而賓南鄉介東鄉主人西鄉皆可得而推之矣鄭註儀禮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眾賓席於賓席之西是四面之坐禮經固明註家未失也又鄭云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則漢時亦非側坐也張子云坐位賓主不相對禮不主於敬主欲以尊賢也若相對則主於敬主矣斯言深得布席之義自餘諸家亦無解爲相鄉者獨方氏云賓面東南介面東北主人面西北僎面西南豈其因時俗行禮如

皇清經解卷四十九
此而爲是言乎考明會典洪武十六年頒行圖式實與經註同
至二十二年更定則如方氏說其非禮不正舉世莫知蓋已久
矣或曰古之時謀賓介也以齒德今率貴富人耳古之時獻酬
交錯三揖百拜今皆略矣不責其大而責其席次之末無乃已
疎乎曰吾亦知此禮之名存而實亡然吾甚愛其名之猶在也
使其名存實亡而席次之設悉更從今俗如席地之易爲几案
籩俎之易爲陶器也吾無責耳矣乃觀其設則側鄉也問其由
則曰自古然也嗚呼禮隨時變古禮之不行於今何害吾惡其
非古而託於古且恐儒者惑於今之失而遂以之釋經也故特
爲之辨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四十九終

皇清經解

卷四十九

萬處士學禮質疑

南海桂文燦

嘉應張嘉洪舊校

三

庚申補刊

皇清系角

卷四十九

南宮村大興寺

工楷晴水真源中調川李東錄

